125.6
Sa188s
T
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豐鎬考信錄卷之五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周公相成王下

周公相業前兩篇詳之矣惟記多稱周公制禮而春秋傳亦嘗及之必非無故而妄言者但經未有明文而傳亦不多見兩漢傳經之儒遇有古書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輒目之爲周公所作往往互相

5731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乖刺遂致聖人之制滑亂而不可稽而釋經亦多失其旨學者惑焉而莫適從也故今復係之以此篇考而辨之

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

按孟子言兼三王以施四事詳其語意蓋卽周公制禮事也周公制禮皆監前代而損益之是以有所不合待思而後能得之也

附錄○先君周公制周禮左傳文公十八年

附論○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篇

古禮經十七篇今謂之儀禮

書周詳細密讀之猶足以見三代之遺識其名物之制以考經傳之文大有益於學者不可廢之書也然遂以爲周初之禮周公所作之書則非也周公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然則瑕人所貴在誠意不在備物周初之制猶存忠質之遺不尚繁縟之節明矣今禮經所記者其文繁其物奢與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馳蓋即所謂後進之禮樂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禮牲牢籩豆之屬多而無用費而無當度其禮每歲不下十餘舉竭一國之民力猶恐不勝至於上士之祿僅倍中士中士僅倍下士下士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禮

執事之人實繁有徒陳設之物燦然畢具又豈分毫祿薄者所能給乎此必春秋以降諸侯吞併之餘地廣國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祿亦厚是以如此其備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俟拜畢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齊桓爲諸侯盟主權過於天子然猶如是則尋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

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是古禮君自行君之謙臣自循臣之節辭者自辭拜者自拜不因其辭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晉文乃鄰國之公子旦夕爲晉君與秦穆同列然猶如是則本國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禮經臣初拜於堂下君辭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謂拜上矣齊桓晉文所不敢出而此書乃如是然則其爲春秋以降沿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篤信禮經爲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謂禮必待君辭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辭而拜於上故謂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辭而拜於上與辭而後成拜於上均之爲拜上也豈得謂之拜下孔子曰拜下禮也朱子則曰拜上禮也吾寧從孔子而悖朱子不敢從朱子而悖孔子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又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聖人之所尤重

者也吳楚之僭王也春秋書之曰子慎其名也故曰
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王之下不
得復有王卽公之下不得復有公明矣今禮經諸侯
之臣有所謂諸公者此何以稱焉說經者無可置詞
乃以大國之孤當之大國之孤僅見於周官經傳未
嘗有也宋公爵也春秋之世誰爲之孤者卽使大國
果有孤旣名爲孤矣亦不當復稱爲公而孤止一人
亦不當稱之爲諸公也或又以爲寄公然寄公偶有
一人然耳何緣得有諸公而寄公於國君爲賓亦不
應從臣禮也蓋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齊有棠
公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稱公
之始也其後晉韓趙魏氏滅知伯亦僭稱諸侯而仍
朝事晉君竹書紀年所謂桓公邑哀侯于鄭鄭哀侯
來朝者是也而魯三桓亦僭稱公孟子所謂費惠公
史記年表所謂三桓勝魯如小侯者是也竊疑宋衛
諸邦亦當類是但春秋戰國間百數十年載籍不存

無可考耳然則此書乃春秋戰國間學者所記所謂
諸公卽晉三家魯三桓之屬周公時固無此制也覲
禮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禮也聘禮諸侯使大夫
聘於諸侯禮之小焉者耳覲禮之詳雖百聘禮不爲
過而今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此何故哉此無他
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諸侯莫朝覲禮久失其傳矣但
學士大夫聞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記之若聘禮
乃當世所通行是以極其詳備然則此書之作當在

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爲豈容於其大者反略
而其小者反詳輕重之顯倒如是乎盖凡傳記所稱
周公制禮云者亦止制其大綱而已古者風尚簡質
周初雖視夏商爲文然較之春秋時已有野人之目
而聖人創制顯庸以範圍天下欲其欣然樂就亦必
不過爲繁縟難知之事故傳曰簡則易從仲弓曰居
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況此十七篇中多係
士禮推而上之爲大夫爲諸侯爲天子位益尊則其

禮名益衆而其禮文亦益繁度不下數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爲簡策重墜難舉數百篇者非十餘車不能勝天下之人何由盡得之盡知之而盡遵守之乎唐之開元宋之開寶非不詳矣然止存諸秘府以美觀聽耳學士大夫猶多目不經見者況於黌宮之民周公之制必不如是明矣蓋春秋之書法卽周禮之大綱正名定分尊尊親親其大較也故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周公之禮固不在於繁文縟節而在於大綱大紀也由是言之周公所制特其大略至於潤澤則亦各隨其國之俗而自東遷以後世變風移亦頗有所更改故鄭世子忽取於陳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謂不夫婦誣其祖矣今昏禮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則鄭人昏禮先祖後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禮須行天下不應陳人獨不知卽不知亦不當反以此爲譏也王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

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喪服篇爲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誰知之盖占者父母妻長子其體略同又皆主人自主喪妻之子爲母三年長子之子爲父三年故主喪者亦三年其後盖以婦人之故不欲以大喪行之故減而爲期其子亦降爲期故喪服篇父在爲母期爲是故也說者拘於此篇爲周公所制乃曲爲之說謂天子絶期故改而爲三年夫位尊則服降尊尊也重正統也今以絶期之故反改期爲三年以尊故而加服豈不倒行逆施矣乎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士喪禮之文昉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則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筆盖自周衰禮樂散佚聖賢採列國之文獻參互考訂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既有之禮亦宜然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

次也然今士喪禮篇亦未必卽孔子之所書司馬氏之史記諸先生補之後漢人續之矣劉向之列女傳後漢人續之矣許愼之說文徐鉉更定之矣況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爲當日之原本猶不敢必爲孔子之書況欲篤信其爲周公之書乎惟是此書周密詳備學者藉是可以考經傳之遺文可以識三代之聲名文物而聖人之大經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儒者必欲執爲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

禮之斷不可復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載於周公之篇而附論之如此

西漢末周官一書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猶以爲記未以爲經也迄東漢末鄭康成註之名曰周禮與禮經戴記並行於是世之學者咸以周官爲經且以爲周公所作雖有宋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余按此書條理詳備誠有可觀然遂以爲周公所作周一代

之制則非也九州之內約方三千餘里外盡四海不過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今周官封國之制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計爲方萬里四海之內安所得如許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洛陽東際海西踰積石而西亦不過五千餘里經傳之文較然可徵周官之誣亦已明矣國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別也今周官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脛大如腰指大如股者豈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時列國吞併之餘宋魯猶不過二三百里鄭許猶不過一二百里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

當封國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魯卽今曲阜若果方四百里則曹邾滕薛皆在境內何容復有此四國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過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是三代正賦之外未有絲毫課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後儒乃曲爲之解謂戰國時宅雖毛亦有里布民雖有職事亦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謂無夫里之布者謂宅毛及民有職事者耳非謂一概無之也夫不毛無職事而使出夫里之布是有夫里之布乎是無夫里之布而儒者謂有夫里之布

吾未見其可信也蓋此書撰於戰國之時彼固見當時有此法而遂以爲其初固然耳不必强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書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記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則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當同日而郊況如此鉅典記禮者尤不應竟無一人知之也春秋中書郊者凡九皆但書郊未有書南北郊者果有兩郊不應混而同之則其說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統言之則曰朝切指之則曰覲故書曰羣后四朝詩曰君子來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覲猶見也故書曰乃日覲四岳羣牧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春秋傳曰王覲爲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朝之外別無所謂覲也遇者不期而值之

謂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諸侯修歲事於天子不可謂之遇也書曰江漢朝宗於海朝卽朝廷之朝宗卽宗子之宗記所謂宗人莫之宗史記所謂學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謂之朝宗非諸侯于天子又有所謂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爲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經傳有此事乎有此文乎盖撰此書者亦當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寔而妄以意度之也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爲乖謬盖景但有長短之殊並無朝夕之異今東去數百里則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數百里則日出入後一刻無論何地置表待晝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謂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歷法不遊四方者之所爲寧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此宜少知人事者卽不能欺而沈酣經傳之儒或反信之其亦異矣至於史記所稱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書中周官篇而言書序所謂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

者與此書無涉也嗟夫自周官一書出漢人據之以
釋經其有不合則穿鑿附會以致離經而畔道者不
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據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復
據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啓徽宗之奢侈而宋卒
以此亡雖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濟其私然不可謂非
周官之有以啓之也可不爲世之大監戒與乃儒者
猶奉此以爲周公之書而反疑諸經孟子之悞亦可
謂倒行而逆施矣間有不信此書者無識之徒必力
排而痛詆之以故相視而莫敢議遂使三代之經制
爲後人所雜亂良可歎也或以爲劉歆所僞作固不
其然然必非周公之書則明甚也余故詳爲之辨而
周公之篇不載作周官之事

周頌三十一篇說詩者以爲皆周公所作小雅鹿鳴
以下諸篇說者亦以爲周公作余按周頌云成王不
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云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又云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詩中明舉二王之謚則非成王

時詩明甚由是言之周頌或有周公所作必不盡周公所作也季札觀於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當周公時固不可謂之衰說者曲爲之解訓衰爲小謂周德尚小也夫衰者衰音縗也由盛而漸降焉之謂也故曰自是以衰即未大盛亦不得謂之衰況周公之世周德方隆謂之衰可乎且常棣乃小雅第四篇據左傳已爲召穆公作出車乃小雅第八篇據漢書已爲宣王時詩然則小雅之爲周衰時詩顯然無可疑者不得以爲周公之所作也蓋聖人所以爲聖人者非必事事皆躬爲之亦非必事事皆勝於人也正以不自有其善而能有天下之善爲人所不可及耳不必雅頌皆自己作而後足見周公之才之美惟其能致太平之盛而使天下後世有此雅頌是乃周公之大功也大抵世俗之情有惡則惡皆歸之有善則善亦皆歸之顧作詩之時世不符讀者必致失其本意穿鑿附會而詩之

教遂荒故今正之而於周公之篇不載作雅頌事周頌不皆周公所作說詳見後成康之際篇中鹿鳴以下諸篇非周公作說詳見後宣王及召穆公篇中月令一篇世多以爲周公所作鄭康成云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禮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是漢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語林云月令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呂紀采於周書非戴記取於呂紀明矣則又以

康成爲非是余按逸周書本後人所僞撰所言武王之事皆與經傳刺謬其非周初史官所記顯然然則周月時訓兩篇或卽采之呂氏春秋或與呂紀同采之於一書均未可知烏得以逸周書有之遂斷以爲周公之書也哉況月令所言多陰陽家說所載政事雖有一二可取然所係之月亦未見有不可移易者蓋撰書者雜采傳記所載政事而分屬之於十二月是以純雜不均邪正互見豈惟非周公之書亦斷非

周人之制康成之言是也至於所推中星日躔尤彰彰較著者周公上距堯世止千二百餘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虛中上距堯典之仲春星鳥仲秋星虛已差一月周公下至西漢之末千餘年至劉宋又數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下至三統歷正月中日猶在室十四度至元嘉歷正月中日猶在室一度才差十餘度耳雖測驗或有踈密然不至大相逕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太遠下逮漢宋之世何太近其爲戰國時人所撰毫無疑義不知前人論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爲周公之書也故今於周公之篇不載作月令之事

世或以爾雅爲周公所作或云周公止作釋詁一篇餘皆非也余按釋詁等篇乃解釋經傳之文義經傳之作大半在於周公之後周公何由預知之而預釋之乎至於他篇所記制度名物之屬往往有與經傳異者其非周公所作尤爲明著大抵秦漢間書多好

援古聖人以爲重或明假其名若素問靈樞之屬或傳之者謬相推奉若本草周官之類皆不可信故今不載

附錄○公薨成王葬于畢　書序

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云周公老于豐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余按大傳之說蓋卽本之書序而語殊淺陋無倫理周公爲成王臣天下誰不知者何待葬以示之而成王尚存亦不得稱其諡也史記魯世家與大傳畧同蓋卽采大傳之文而少更定之惟書序之言較無大謬然序之失經意者亦多而亳姑之篇已亡無由決其是非故今刪而存之而大傳世家之文概不錄

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親迎周公一事史記載於周公卒後今按尚書金縢篇在作鴟鴞後伐武庚前惟顏

師古引尚書大傳文以此爲成王將葬周公於成周
時事然則史記蓋因傳而誤也夫以爲在周公卒後
則所謂親迎者迎何人乎所謂出郊者欲何爲乎史
記不能解說遂以郊爲郊祀之郊而謂魯之得郊因
此是因一誤而可誤矣此事幸金縢之篇猶存後人
不之信不詳而此篇或逸人未有不以爲實然者然
則史記中凡所采之書已亡無所考證而人莫由知
其誤者可勝道哉吾願世之讀史記者開一知二舉
一反三勿執先入之言以致失古人之實也

文武周公通考

經傳之文有兼言文武者有莫知其爲文王事武王事者亦有文武之事與周公相屬者不可强斷而分係之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詩周頌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書西伯戡黎

尚書大傳言西伯戕戡同耆紂囚之牖里史記周本紀稱文王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懼以告紂則

是所謂耆者卽商書之黎而以戡黎爲文王事也蔡氏書傳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金氏通鑑前編云觀祖伊之言曰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殷已佔危亡無日矣其非文王也明矣綱目前編因之遂係之於武王觀兵之日余按黎近殷土則以爲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旣未稱王則武王自當仍稱西伯但傳記皆無明文亦未敢決爲武王之事至綱目前編以此事爲卽史記之觀兵於孟津則亦未合何者黎在東山孟津在南河戡黎不必由孟津渡河也黎近朝歌在孟津之東北數百餘里亦不得謂至孟津而還師也戡黎觀兵當是兩事恐不容合以爲一也故今統載之於文武篇中寧闕其所不知不敢謂誤也

附錄○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季騧論語微子篇

或以八士爲南宮氏伯适爲南宮括其說近是然經傳未有明文故附錄於此

附論○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論語子張篇

自漢以來學者多稱文王而毀武王其意以爲文與武若黑白之判然也余觀聖門論列則多以文武並稱未有岐而視之者然則是文武無二道也惟孟子書多稱文王蓋武王之道卽文王之道言文則足以兼武猶言伯夷而不及叔齊也故文王之與武王其德有高下其道無異同故今於通考錄此章以見學者於古聖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孟子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孟子

按伐紂爲武王時事伐奄爲成王時事經傳皆有明

文而此數語未有確據無由決其時世竊意滅國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時之事疑此數語皆兼武成兩世言之故並錄於此

附錄○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易繫辭下傳

附論○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左傳昭公二年

近世說周易者皆以彖詞爲文王作爻詞爲周公作朱子本義亦然余按傳前章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初未言中古爲何時而憂患爲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時然未嘗言爲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當曰其有曰邪曰乎皆爲疑詞而不敢決則是作傳者但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決言其時世況能決知其爲何人之書乎至司馬氏作史記因傳此文遂附會之以爲文王羑里所演是

以周本紀云西伯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演者增也即本紀所云益八爲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爲文王所重及班氏作漢書藝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謂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象爻之詞爲文王所作復因史記之言遂斷以詞爲文王之所繫是以藝文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稱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稱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應預知而預言之史漢之說不復可遍於是馬融陸績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詞謂爲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鄭康成王弼復以卦爲包羲神農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後後儒始獨以彖詞屬之文王而分爻詞屬之周公而由是言之謂文王作彖詞周公作爻詞者乃漢以後儒者因史記漢志之文而展轉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徵者也夫以卦爲羲農所重雖無確據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繫易則傳記從未有言及之者惟

春秋傳有見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語然此自謂易象非謂易詞也晉文公之謀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則是易詞晉固有之不待至魯而後見且即使起所見者果易之詞而卦爻之詞果文王與周公所分係則於文當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漢以後司馬班氏最爲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稱周公乃至易緯乾鑿度通卦驗等書最善附會者亦但稱羲文孔三聖人而無一言及於周公烏得分卦爻之詞而屬之兩人也且繫詞傳文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又云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又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然後承之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文朱子分爲兩章古本合爲一章前呼後應詞意甚明所謂其辭危者正指諸爻之詞而言若果詞內有文王以後

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漢誤稱之不得獨摘彖詞屬之文王而別以爻詞屬之周公也乃朱子本義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詳其展轉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繫此周公所繫若傳記確有明文可據傳經以來即如是說者無乃非闕疑之義而使後之學者靡所考証乎故今但錄易春秋傳原文以存疑義而不敢據漢儒展轉猜度之說遂直斷何者爲何人所作仍畧記其爲說之因庶使學者有所考焉

周公事蹟附考

經傳所記周公之事不當入於成王篇中及無從辨其先後者統載於此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書洛誥

按明堂位韓詩外傳皆以七年爲周公踐阼之年偽傳從之前篇已辨之矣蔡傳以爲周公在洛之年其說較正然竊疑此文似當自成王親迎周公之日數之乃於事理爲近特不當有攝政踐阼之事耳但經

傳皆無明文未敢臆斷今統載於篇後以存缺疑之義

白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公羊傳隱公五年

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按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春秋傳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則是所主者朝覲會同事耳至於政令之布仍當二相共理之若周公左召公右世儒緣此遂有謂二公分陝在武王天下而平分之二人亦非體制也樂記云五成而分太公爲師位在召公之右似不應以周召分陝而武樂亦成王時所作則分陝固不必定指武王時也書世者按史記燕世家此文載於成王之世蓋武王時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觀此文似史記爲得之今從之

說文陝字註云宏農陝也以故說者皆以此陝爲今

陝州按陝州之名陝古無所考既非都會之地又無
長山大川直亘南北若大行鴻溝可辨疆域者於此
分界將何取焉且自陝州以東青兗徐揚四州及冀
豫荆三州地十之八九陝州以西雍梁二州及冀豫
荆三州地十之一二廣狹亦大不倫傳云成王定鼎
於郟鄏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是洛亦稱郟
也洛邑天下之中當於此分東西爲均陝郟字形相
似或傳寫者之誤而古今地名同者亦多或別有地
名陝非宏農之陝亦未可知也

附錄○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論語微子篇
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
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
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

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余按周公無踐天子位之事前固已辨之矣即所稱師事友見握髮吐哺亦無此事也古者天下有道進賢使能鄉有舉里有選有一賢人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用也凡卿大夫士皆賢才也凡賢才皆卿大夫士也周公安所得布衣之士而見之而禮之乎古者士敦節義咸自重而輕功名不爲臣則不見叚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春秋以後猶然況成周之世乎天下之賢士誰肯自枉以見周公者而煩周公之吐哺握髮乎戰國之世卿大夫多世祿不則其姻族嬖倖之人賢才伏處而無由進由是爲士者不耻干謁以求榮顯是以有孟嘗信陵之屬以好士聞彼盖見當時之風氣如是而因億料周公大聖之必有更甚於是者遂撰爲是說耳而豈知其不然也哉此說本之荀子其詞與此少異而尚書大傳史記說苑皆有之殊失聖人之眞故今不錄而爲

之辨

尚書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三子往觀之高高然而上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晉晉然而循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余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或椎野之人頹敝之俗容有不知敬其親者若文王周公世濟其聖其家庭之間禮法之美伯禽必有習而安焉者何待見橋梓而後知哉且聖人之於子有不及教之而已不教而笞之何取焉使伯禽終不悟不徒傷其恩乎即使伯禽能悟亦何如明告之之爲省且易也此說至爲淺陋而學者多貪用此典遂致傳布而信爲眞故今辨之

戴記祭統篇云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

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
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
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
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
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余按天子諸侯名器之異所以辨等威別上下定民
志耳非以得之則爲僭也孔子疾病子
路使門人爲臣孔子曰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
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孟懿子問孝孔子曰無違樊遲
曰何謂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故無識者以僭爲榮稍有識者方且以僭爲恥成
康皆周令主其不肯以非禮尊周公也明矣且春秋
以降僭禮者多矣管仲之塞門反坫季氏之八佾雍
徹此又誰實賜之蓋魯之君自僭天子禮樂相沿既
久莫知所始其國人遂爲是想當然之說以曲護其
失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譏之伯州犁

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其事與此正同安得據戴記無稽之言遂定爲古人罪案也不然賜祭一事耳成則成康則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故今不錄

豐鎬考信錄卷之五終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成康之際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詩周頌）

衛宏毛詩序云執競祀武王也不顯成康傳云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鄭孔以來皆以此成康爲稱武王語余按自彼成康猶所云自彼氐羌也惟氏

羌之爲二國名也故自氐羌以東則云自彼氐羌惟成康之爲二王謚也故自成康以降則云自彼成康若訓以爲成大功而安之豈得謂之自彼乎哉宋歐陽永叔作詩時世論朱子詩序辨說皆以此篇爲昭王以後詩以昊天有成命篇爲康王以後詩其說良是今從之說詳見後條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詩周頌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 周語

衛宏毛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氏詩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韋氏國語解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後之說詩者皆從之至宋歐陽永叔始駁其謬朱子詩序辨說論之尤詳今載其說於左

歐陽永叔作詩時世論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

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爲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孰競曰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耳然則孰競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爲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皆以爲武王由其以頌皆爲成王時作耳以爲成王康王豈不簡且直而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難通學者何苦從其迂曲而難通者哉

朱子詩序辨說一則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辭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誦之諡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諡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

余按詩與國語之文明矣歐陽子朱子之辨詳且盡

矣蓋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克商始於武王然奄淮夷未平而商遺民亦未心服迨成王之世周公東征而後四方始靖至康王而後安享之故傳云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不云成王息民者成王之初四方猶未靖也故文王謚文言始以文德受天命也武王謚武言始以武功戡大難也成王謚成言商奄始靖王業成也康王謚康言天下無事但撫安之也故此詩言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文王武王始受天命有天下也至於成王蒙故業爲天子可以康矣而不敢也猶夙夜敬畏天命益懋其德是以能克商奄淮夷以靖四方肆其靖之之靖即成王靖四方之靖然則此詩即無成王明文亦斷斷必爲成王之詩而況已明言成王也即國語不言爲成王之德亦斷斷不得移置之於文武而況國語又明言爲成王也故今從歐陽子朱子之說置之成王篇中

又按自宋以來釋此詩及執競篇者多從序說或云

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然則洛誥之王如弗敢基命定命亦將以爲非告成王魯頌之奄有龜蒙亦將謂魯至僖公時始有龜蒙之地哉況傳稱成王靖四方靖也者亂而安之之謂也方且可謂之靖四方乃反不可謂之奄有四方乎或云酒誥稱成王畏相惟助成王德顯皆非周之成王夫成王畏相相對爲文助成二字相連爲義皆與此文不類此文成王上無他文下有不敢康之語成王之爲一人甚明況執競之成康連言之者哉若以酒誥故凡言成王者皆不得爲成王則傳所稱夾輔成王成王定鴈成王周公之命祀亦皆將以爲武王乎原其所以穿鑿附會務以成康爲武王者無他狃於前人之說以爲頌皆周公所作周公制禮作樂不應無祀天地及祀武王之詩自周公後不當復有作頌者耳不知以此詩爲祀天地武王者序之言耳非經自言之也周頌三十一篇其中稱天及武王者甚多

何所見必此二詩然後可以祀天地武王詩之逸者多矣又安知祀天地武王者之非已逸乎周公以後不當有頌則何以宣幽之世尚有大雅又何以春秋之時魯尚有頌豈侯國可以作頌天子反不可乎若謂成王非世室不當有祀成王之詩則祀成王時將遂無樂乎而武王當周公時亦不得遂立世室也嗟夫國語以常棣爲周公之詩與傳相抵捂者則人皆信之此詩之言爲成王與經相合者則人不之信朱子沿序之悞而未正者雖委曲難通皆相安爲固然至此詩正序之悞辨說詳晰而反極力以攻之宋玉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韓子曰小慙亦蒙謂之小好大慙亦蒙謂之大好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吾始未以爲然及讀周頌而後深信其不謬也豈是所非而非所是人情固當然乎周頌非周公所作說已見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補成有岐陽之蒐　左傳昭公四年

此未知爲周公存時事抑周公沒後事既無可考未便置前篇中故錄於此

僞古文尚書有君陳篇其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余按此篇嘉謨嘉猷數語見於坊記玩其語意乃人臣相詰誡之詞非君命其臣之言也何者君人之道以能受言爲賢但取其謀之益於民而不必其謀之出於已故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臣人者則不然但求其國之受其益而不必已之擅其名是以善則歸君過則歸已故此言出於人臣之口則爲忠出於人主之口則不可以爲訓成王周之令主其必不出此言明矣

又按書君奭篇乃周公誥召公之詞周召位皆三公同朝事主是以相稱爲君春秋傳鄰國諸侯皆相稱以君若君處北海君命敝邑之類是也未聞君而稱其臣爲君者然則君陳當爲同僚相稱之語是以篇中有此文非成王語也且君陳分正東郊非居帷闥

而拾遺補闕者可比成王告以此言欲何爲乎此序不見於史記周本紀疑與僞書同出一手然則君陳之尹洛亦未必有此事矣又按論語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所謂政者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今僞書以爲國政亦與孔子之意相背包氏之註論語以孝乎惟孝爲句然則包氏未嘗見此篇矣包氏不見則是書不出於安國也大抵此篇之語多采之古傳記故今不錄

附錄○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雝雝喈喈詩大雅

附錄○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周語

存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詩序

按鳳鳴岐山不知的在何時大雅周語皆無明文惟詩序以卷阿爲成王時所作或鳳鳴即在此時與然未有以見其必然姑附錄於成王之世而存序文以待泰考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
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
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
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
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

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
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書顧命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
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
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
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
再拜興答曰耇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

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同上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書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同上

蘇氏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使

周公在必不爲此余按康王之誥諸侯咸在九日之間安能遽至此必成王葬後之事狄設黼扆之上蓋有闕文非皆癸酉一日內事也故顧君云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又云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又云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日月而王不書金氏以爲其間必有闕文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由是言之則康王與卿士之冕服在成王葬後非未葬而冕服明矣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因其間有脫簡前後首尾不具故後人分兩篇之時不知當於何處畫斷誤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康王

之誥之首是以狄設黼扆之文遂割屬於上篇之末耳蘇氏不知其有脫簡故於諸侯之至不能爲解乃以問疾之諸侯當之然觀康王之誥尤重諸侯故曰建侯樹屏曰爾身在外此篇之作尤重於朝諸侯故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曰諸侯出廟門俟曰東方諸侯入應門左西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諸侯畢至明矣若止問疾之諸侯其人數必不多何得舍在內之百官卿士不言而反斤斤焉於其少者詳記之乎至顧君以此爲周公所制之禮謂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又謂康王當太平之時爲繼體之主而史錄其遺文訓誥以爲一代之法則於事理亦尚未合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其見於書傳者舜禹啟太甲武丁之事皆然及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不幸羣叔流言周公東避遂不得終其攝至成王崩召公鑒前之禍故於葬後遽奉康王以朝諸侯其後春秋之世嗣君皆於葬後踰年卽位蓋

始於此故史錄之爲書誌此禮所由變故曰王薨
補裳曰王釋冕反喪服未畢而朝諸侯者前未有
此禮是以詳記其服謹其始耳非以此爲當然而著
之篇以垂法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
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傷周公召公處
事之變而不得復然也故今申其說而正之說並見
前周公篇中

補康有酆宮之朝左傳昭公四年

齊魯韓三家詩皆以周南之關雎篇爲康王時陳古
刺今之作故漢書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列女傳云
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余按論語孔子稱關雎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則關雎乃和平中正之音詠歌當時
之盛事者非刺詩也而細玩通篇之詞亦絕無刺時
之意且康王之世乃周久道化成之時君子淑女莫
如此時爲多然則謂爲康王之世或未必誣謂爲刺
詩則斷非也故今不采漢書列女傳文說並見前文

王篇中刑于寡妻條下

附錄○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逸書

按史記書序並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與此文意似異但此乃漢書所錄孔壁古文似不應誤又未見其孔安國古文如何難以懸斷姑列之於附錄至僞書畢命篇語多勦襲文亦雕琢乃因史記書序之言而衍之者故不載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史記周本紀

此語似有所本於理亦當如是故存之

附錄○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詩大雅

衛宏毛詩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箋釋成王之孚云孚信也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余按文王之什稱文武之功德者凡六篇皆明稱爲文王云云武王云云未有舍混其

詞者蓋詩作於成康之世不舉其諡則無以別於今王故也其餘四篇則不然棫樸言勉勉我王似稱現在之君者然旱麓言豈弟君子正與洞酌卷阿文同皆不似追述文王語而文王時亦初無六師也靈臺一詩前於文王篇中已辨之矣至此篇所云昭哉嗣服繩其祖武者玩其語意皆似指繼體之君尤不類創業之主恐所謂成王之孚者即謂成王非武王也蓋文武受天命者也成王纘而述之是以永保無失

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繼成王者必法成王乃謂之孝故三章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欲嗣成王之功必履文武之跡故四章曰昭哉嗣服五章曰繩其祖武也如此訓釋似於事理爲近較之以成王爲成我周家之王道者於文理亦殊自然矣大抵三代以上賢臣哲輔於守成之世尤致愼焉不但召誥無逸聖賢之儆戒然也即詩人亦多於頌禱之中默寓勸勉之意洞酌卷阿其顯然較著者下至穆王之世祈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之詩猶以如玉如金而無醉飽爲詞則知古人立言之體往往如是固不得盡以爲稱功頌德詩也況成康之際正當王化之成當時群臣豈得絕無賛揚箴規之語見於經傳亦不得盡以爲詠歌文武詩也但傳註皆未有言及此者故今不敢直斷爲然姑附錄此文於成康之世以見其大凡而識其說如此後世有卓識之儒出當有以決之也

附錄○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 左傳昭公十二年

附錄○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詩曹風

按丁公之仕王朝見於尚書其餘諸人則未知其果仕王朝否也郇伯舊說以爲文王之子然郇世爲諸侯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文王子也故並附錄於後

備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 史記周本紀

昭王

補 昭王南征而不復 左傳僖公四年

備覽○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史記周本紀

帝王世紀云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余按昭王不復之故經傳文缺不可詳考若果別無他故但見惡於船人何至遽行弑逆船人

自以私怨弒王其國之君何以不討嗣王何以亦不
問乎船人或作楚人然是時楚境尚未至於漢也恐
皆後人之所附會故今但錄左傳史記之文庶不失
闕疑之義

備覽○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同
上

周語云昭王娶於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
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余按此與史記所載劉媪
夢與龍交事正相類皆里巷不經之談耳丹朱鬼矣
安能馮生人而生子穆王果丹朱所生則非昭王子
矣又安得繼周之統而爲天子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穆王

補穆有塗山之會　左傳昭公四年

備覽○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之政作冏命　史記周本紀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周語

按國語之作主於敷言與左傳主於紀事者不同故

以語名其書猶孔門之有論語家語也然其語亦非
當日之語乃後世之人取前史所載良臣哲士諫君
料事之詞而增衍之以成篇者是以言中所述古事
率多荒誕不經與經傳相悖者十而八九而其文亦
弱而不振繁而不節也且以左傳較之有同一事而
所言亦同一意者在左傳不過以數語了之而意已
足至國語則鋪張支蔓旁引疊出累牘而未肯已其
爲後人所衍明甚惟其篇首所記之事以爲言張本

者及篇末所記以驗其言者雖不悉實要之合於經
傳者多而其文亦簡直疑此本之舊史原文是以獨
爲可據耳故今於篇中所稱引往事即無顯然之謬
亦僅刻之備覽而篇首篇尾所記本國本時之事審無
可疑則仍從傳例次經一格書之至篇中所敷之言
則但摘取其一二語以見大意而所衍繁文弗盡錄
焉均此一書夫豈有所低昂於其間亦信其可信者
而已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左傳昭公十二年

史記秦本紀云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驊騮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後漢書云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驊騮騄耳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韓文公衢州徐偃王廟碑亦本此以爲說余按前乎穆王者有魯公之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驚徐方徐方來庭則是徐本戎也與淮夷相倚爲邊患叛服不常其來久矣非能行仁義以服諸侯亦非因穆王遠遊而始爲亂也且

楚文王立於周莊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

五十餘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與之共伐徐乎故張氏史記正義引古史考文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是前人固已非之矣蓋穆王本巡遊無度者故傳稱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後世稱造父者欲神其技因取偃王之事附會之以見其有救亂之功稱偃王者欲表其美因又取穆王之事附會之以爲能行仁義而諸侯歸之耳初未暇計其乘舛於事理剌謬於經傳也韓子之文雖出於酬應不得已而作然采邪說以惑後世亦非大賢所宜爲也故今悉不錄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

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
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
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
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
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
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
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
并兩刑　書呂刑

按辭典之贖刑自別一法以處夫罪不至於刑而不可竟赦者非罪本當刑而許以金贖也若五刑果有疑自當酌量減免豈得反因之以爲利蔡氏書傳云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其

論當矣蓋周之衰自穆王始故錄此篇以志文武成
康之法之所由變爲後世變祖宗之法以聚斂者之
戒與後錄文侯之命篇意同此見周道之始衰彼見
周勢之所以不再振也蔡傳又言書傳多稱甫刑疑
呂之後爲甫按呂與甫古多通用故詩崧高揚水皆
作申甫而春秋傳皆作申呂此蓋傳寫異文非改之
也舜之贖刑說已見唐虞舜相堯篇中

備覽○穆王崩子共王緊　世本
作伊　扈立　史記周
本紀

共王懿王孝王

備覽○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一年王
滅密　周
語

按征戎監謗皆彰彰耳目者此細事耳有無未可知
也故列之備覽

備覽○共王崩子懿王囏　世本
作堅　立　史記周
本紀

備覽○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同
上

備覽○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

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玁狁通用）之故（漢書匈奴傳）

衛宏毛詩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余按漢書以爲懿王之世詩人疾而歌之史記稱懿王時詩人作刺似亦指此而言則是漢時齊魯諸家說詩皆如此也今玩其詞但有傷感之情絕無慰籍之語非惟不似盛世之音亦無一言及天子之命者正與史漢之言相符然則齊魯說此篇者必有所傳而然非妄撰也且文王之世初無有所謂玁狁者而文王亦未嘗奉紂命以征伐前於文王篇中固已詳辨之矣故朱子云此未必爲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其論當矣然亦以爲遣戍役之詩則猶依違於序說而未得其實臨漳呂樂天游戊申記疑嘗辨之今錄於左

戊申記疑一則采薇明是役畢還歸之詩序以爲遣戍役未出門而曰昔我往矣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又言將來雨雪霏霏何由而知之方出門不鼓其鋭氣乃言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豈欲其軍心之懈怠耶小序之謬類如此朱子於此條獨無論辨不知何故○按此辨明甚以史記漢書證之尤無可疑者詩序之謬不待言矣故今采史漢之文載之但謂爲懿王之世則經傳皆無明文故僅列之備覽說並見後宣王篇中南仲條下

備覽○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　史記周本紀

備覽○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邱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邑之秦　史記秦本紀

史記稱孝王欲以非子爲大駱嗣以申侯言廼分土爲附庸按秦本周畿內國邑故秦仲爲宣王大夫伐西戎莊公爲西垂大夫居犬邱非附庸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今秦不惟直達於天子且爲王官矣

安得復屬諸侯而爲之附庸乎盖秦與鄭虢其初皆王朝之卿士大夫食采於畿內周室東遷各君其國乃列於諸侯會盟子長以其初未成爲諸侯未暇詳核遂疑以爲附庸至襄公乃受王命而爲諸侯失之矣且所載申侯語亦淺陋不足信而是時申亦未封爲諸侯故今刪而存之

備覽○孝王崩復立懿王大子燮是爲夷王史記周本紀

按懿王之崩子若弟不得立而立孝王孝王之崩子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此必皆有其故史失之耳否則孝王乃懿王弟兄終弟及而仍傳之兄子於事理爲近然不可考矣史記又稱諸侯立懿王大子燮按立君大事自有朝廷大臣主之非若春秋之世王室微弱乃藉外兵以復國也諸侯安得操其權乎恐子長亦以春秋時事例之耳今刪諸侯之文

夷王

神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左傳

昭公二十六年

戴記郊特牲篇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唐柳子厚遂據此文謂夷王害禮傷尊爲王室微弱之證余按書康王之誥云王出在應門之內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召公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右但云在應門內而無躋階之文則王非在堂

上明甚然則夷王以前未必絕不下堂也春秋傳齊桓公受胙天子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晉文公受策再拜稽首出入三覲其事天子皆未嘗敢失禮王室微弱號令不行則有之朝覲之文未之改也然則夷王以後亦未必皆下堂也且記此篇於庭燎之百云由齊桓公始於肆夏之奏云由趙文子始於大夫之强云由三桓始獨此文不云由夷王始而云由夷王以下玩其上文語意乃作記者生於周室積衰之後傳聞其初之不然而無從考其所彷但約畧之以爲當在夷王以降非斷以爲夷王時也觀小雅中大東菀柳諸篇幽厲之世諸侯猶苦於王室之誅求則夷王時不應遽至微弱而此傳亦稱諸侯並走其望以祈王身烏得遽謂下堂而見決爲夷王事乎故今不錄又按古有師其臣者有賓其臣者成王之於周公拜手稽首故凡經傳稱君弱臣强者多自臣之僭禮言之若天子過於降抑此自其君之謙不必皆微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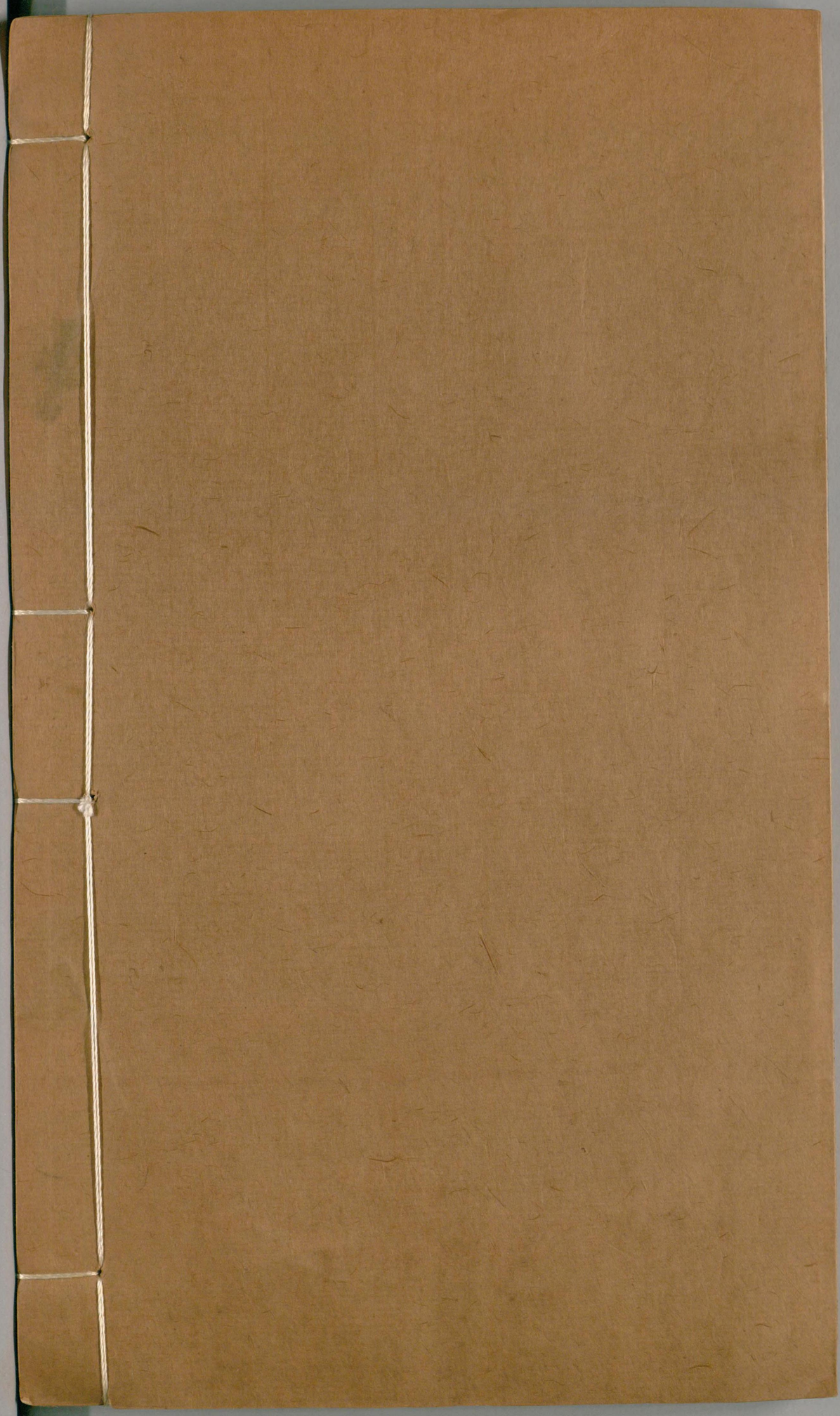
後然故漢光武與子陵同寢唐神堯引羣臣升座而
宋度宗亦嘗拜賈似道雖其是非得失不同要不因
於君弱臣强之故然則王室之强弱亦未必盡在下
堂與否也

備覽○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史記周本紀

豐鎬考信錄卷之六終

CL.
NO. 3822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崔東壁先生遺書』　請求記号 125.6-Sa188sT

ガラス使用